

摘要

本文以日治時期最具影響力的美術家鹽月桃甫的生命歷程為主軸,探討其繪畫風格與藝術觀,兼及其原住民題材繪畫的政治與文化意涵。第一章勾勒鹽月的生命輪廓,針對鹽月在台日人的特殊身份,探索其美術歷程與時代環境的互動。第二章、第三章與第五章處理鹽月繪畫風格與藝術觀的發展。鹽月繪畫與台灣美術的課題息息相關,殖民體制下的台灣美術命題,首先從地域的角度獲得意義,地方色彩成為創造台灣獨特藝術的起動點,也是鹽月繪畫思考的重點。根據本文的觀察,鹽月關於地方色彩的想法處於不斷辯證、尋找的過程,大致可分成幾個階段來探討。來台初期1921-1930,他從地域題材、形式語彙的挖掘,建立初步的工作方向。進入1930年代,他吸收立體派、野獸派等新興風格,積極嘗試南畫語彙與油畫媒材的接合,並在豐富台灣題材的表現形式之餘,形塑自我的風格。同時,他要求以追求詩意、加入文學性等手法更深刻地探索題材內涵。以原住民題材為例,他由多元的原住民主題轉進女子形象的形塑,捕捉吹琴少女純真童趣的氣質。戰爭時期,他進一層深究如何在作品的內在層次表現地方色彩。純樸雅拙是他經歷台灣風土孕育成熟的著力點,也是貫串此時作品的基調。戰後,鹽月離開台灣重返故鄉,在新的地域風土進一步深化拙意的表現。無論在繪畫風格或是主題內容都有不同的面貌,而聯繫兩時期的正是台灣時期培育起來的拙意畫心。第四章,以鹽月為個案,探討日治地方色彩的政治與文化意義。地方色彩或鄉土藝術對台灣而言,其實具有兩面性。一方面它是日本殖民統治者懷柔台人的政治手腕,另一方面也釋放了部份空間,容許台灣獨特藝術或鄉土文化的發掘。這些傳統藝術語言的發掘,具有建構台灣美術傳統的實質作用,而其系列原住民圖像也是形塑台灣地方文化論述的歷史真實。